



# 大宋三杰

郭天印 著



海天出版社



# 大宋三杰

郭天印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宋三杰 / 郭天印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ISBN 7-80697-491-1

I. 大… II. 郭…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0930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林星海 装帧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陈 炯

---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 mm 1/16 印张: 24.375

字数: 550千 印数: 1-5000册

定价: 4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主要人物表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有过目不忘之特异功能。生于1021年，逝于1086年。身材高大，豹头直耳是为标志。

司马光——字君实，山西夏县人。生于1019年，逝于1086年。身材适中，极魁梧。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1036年，逝于1101年。身材高大，雄阔至伟。

宋神宗——本名赵顼。生于1047年，逝于1085年，身材适中，精瘦机敏。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生于1006年，逝于1097年，中国古代政坛少有的长青树。以壮实粗悍著称。

韩琦——字圭稚，曾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晋江人。生于1032年，逝于1111年，为人尖刻，极善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方一居士。江西吉水人。生于1007年，逝于1072年。

曾公亮——字明仲，福建晋江人。生于999年，逝于1078年，与韩琦、文彦博同为三朝宰相。

向皇后——神宗发妻，名门闺秀，学识广博，为人聪慧。是神宗政治上的战友。

曾巩——字子固，王安石同乡故友。江西南丰人，生于1019年，逝于1083年，为“唐宗八大家”之一。

曾布——曾巩弟，字子宜，王安石变法骨干。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生于1035年，逝于1105年，为王安石变法骨干之一。

苏辙——字子由，苏轼胞弟，初为变法骨干，后转为对立面，身材矮小精悍。


王雱——王安石子，字元泽，文武双全、变法骨干，惜乎早亡。

王雱——王安石女，多才艺，善诗词。

王安国——王安石三弟，后期的变法反动派。

王安礼——王安石四弟，后期的变法反动派。

太皇太后吕氏——英宗皇妃，为人软弱，无主见，初支持变法，后成反动派。



太皇太后曹氏——保守派总代表,仁宗爱妃,宋初名将曹彬之后。  
文汲甫——文彦博之子,却是坚定的变法派。  
杨人龙——杨延昭之后,善武,后为王安石保镖和军事助手。  
王 韶——著名将领,河湟战役征讨西夏主帅。  
沈 括——科学家,也是王安石所倚重的变法骨干。  
梅 红——潇湘名妓、苏轼密友。  
梅 雨——梅红妹,初与苏辙交好,后与王雱相恋,却终未嫁娶。  
朝 云——名妓,苏轼后期私妾。

耶律仁先——契丹大将,字查利,生于1018年,死于1072年。任大辽南京(今北京市)留守、西北路都招讨。是宋在北方的主要对手。





## 引子

公元1066年，也就是大宋英宗治平三年的腊月里，开封城一连十日大雪纷飞，把京城内外整个儿妆点得银装素裹，别有风韵。


因为这罕见的大雪，皇城内外的红墙绿瓦也变成了红墙白瓦，大内卫士们尽管一个个身穿皮袄，脚踏皮靴，也禁不住一个个哆哆嗦嗦，浑身筛糠般抖个不停。这些虎臂熊腰的彪形大汉们早失去了往日里行如猛虎，站如泰山的威严与稳重，而变成了缩头缩脑的乌龟。

然而，就在这同样的奇冷之中，就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内禁地，福宁殿外的走廊上却有两个老人身着布质棉袍，脚踏布质朝靴，在那里久久站立，低声细语，不时还伴有激烈的争论，仿佛浑然不知这寒冷已把他们的鼻子耳朵冻得发紫。

这两个人可非同小可。高大魁梧者乃当朝二品大臣（注：有宋一朝，无一品之衔），人称智囊的枢密使文彦博；而精瘦干练之人乃当朝宰相，权倾一时的重臣韩琦。此时此刻，二人争论的中心正是离他们直线距离不过百尺的福宁殿内的那个人，那个贵为天子却因病已经三月不朝的当朝皇帝。

文彦博说：“圭稚兄，圣上一病三月，久不临朝，这朝中诸事，已成积弊，你我均为老臣，岂能坐视不管？”

韩琦摇头道：“宽夫兄，这话可得悠着点儿。你说圣上不能临朝视事，可昨日他还叫内臣新招两名应侍，竟然都是从樊楼找的，只有十六七岁，当红的绝色艳妓。就凭这，你敢说圣上这病就没有



点别的意思？”

文彦博道：“圭稚兄，不是我话不中听，文某多少还是通点医道的。就圣上这样子，还有心考验你韩圭稚不成？实话讲，我是怕圣上有个万一，如果再出现立嗣之争，那你我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正在此时，一阵“咚咚”作响的脚步声吸引了二人的目光，雪地上，一位将军模样的人大汗淋漓地跑了进来。文彦博一看，一脸不高兴道：“呼延玉将军，你不在边关驻守，跑回东京来干什么？”

呼延玉用溅有血迹的袍袖擦一把汗万分焦急道：“启禀二位相爷，日前，大辽国元帅耶律仁先派肖禧肖老三将军到我岳峰山大寨催讨我朝欠他的百万岁币。上官元帅谨遵朝廷求和为上，确保安定，尽力避战的方针，硬是从我军原本就不富裕的粮草中先行拨给辽军粮食一万石，马草十万斤。可这东西刚刚取走，辽军前日凌晨就对我岳峰山守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 目 录

引 子 .....	1
第 一 章   边关告急   辽军初犯岳峰山 病入膏肓   英宗临危点新君 .....	1
第 二 章   新皇登基   百废待兴思良臣 公亮荐才   一心借重王安石 .....	9
第 三 章   秦淮河畔   王介甫星夜赴京 眉山竹苑   苏子瞻如约完婚 .....	20
第 四 章   瓜州吟诗   千古佳句留青史 巴陵观景   一双艳妓唱知音 .....	33
第 五 章   论道宫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 行刺王府   二士合力双求主 .....	44
第 六 章   登州断案   二学士针锋相对 子夜谈心   两兄弟尽释前嫌 .....	57
第 七 章   中原地震   苏子瞻洛阳巧遇 郊天大礼   王安石瞒天过海 .....	68
第 八 章   三司重组   新衙门群贤毕至 东门救美   王元泽初识丽人 .....	79
第 九 章   首推新法   吕惠卿舌战苏轼 再巡南疆   辽道宗独倚仁先 .....	90



第十章	辨奸风波 替人受过	向皇后独断真伪 司马光砥柱中流 .....	100
第十一章	势如破竹 以退为进	王安石迭出新法 韩圭稚决计辞相 .....	110
第十二章	喜出望外 湖畔藏娇	陈升之苦乐宰相 王元泽驾梦成真 .....	120
第十三章	辽夏同盟 三策平戎	李明昊兵发庆州 王安石力荐王韶 .....	130
第十四章	用人不疑 以诚相待	神宗御赐上方剑 王韶义闯青塘城 .....	140
第十五章	诗人行侠 僧兵逞威	美娇娘二度得救 甲马阵一朝归西 .....	148
第十六章	捷报频频 恩科初试	宋神宗重赏功臣 众皇亲独恨安石 .....	156
第十七章	老臣谋国 釜底抽薪	曾公亮让贤辞相 韩圭稚暗算新法 .....	167
第十八章	名至实归 峰回路转	王安石入主中枢 司马光被贬洛阳 .....	175
第十九章	青苗不“清” 言官无“言”	苏子瞻远谪杭州 老唐介自招羞辱 .....	185
第二十章	大浪无情 司农有意	苏子瞻痛失红颜 曾子宜怒打皇亲 .....	194
第二十一章	后宫发难 杭州传书	曹太后问罪神宗 苏通判横批宰相 .....	205
第二十二章	日食九分 天机百变	文彦博偏信亢瑛 王安石借重沈括 .....	216





第二十三章	当众出丑 大谎弥天	亢主簿无地自容 吕太守首鼠两端	..... 225
第二十四章	秣马厉兵 推波助澜	肖老三铁腕治军 张方平暗设机关	..... 234
第二十五章	公子痴情 秃奴殒命	只为重温鸳鸯梦 却因迷恋玉楼人	..... 243
第二十六章	雪中送炭 雾里看花	王安石义感司马 杨人龙洞识莫文	..... 252
第二十七章	张弛有道 忠信难全	沈敦三智斗肖禧 四大臣敷衍曹氏	..... 261
第二十八章	铁炮双响 红颜一怒	沈敦三义服辽使 王元泽力诛韩彪	..... 271
第二十九章	重修三经 初辨真凶	惠卿结党排程颢 汲甫推理识王雱	..... 282
第三十章	进退维谷 左右权衡	曹太后逼死韩琦 王元泽计赚莫文	..... 291
第三十一章	路遇昏官 途逢剪径	太谷县前倨后恭 黑风寨弃邪归正	..... 301
第三十二章	请君入瓮 触景生情	莫文下令斩自身 苏轼掘井惠黎民	..... 309
第三十三章	以退为进 欲擒故纵	王安石缚子请罪 司马光力保王雱	..... 319
第三十四章	水到渠成 意懒心灰	宋神宗终赦爱将 杨人龙惜别相府	..... 329
第三十五章	两厢情愿 一片凄凉	苏通判杭城纳妾 新太守密州挨宰	..... 338



第三十六章	佛法有情 今世无缘	密州城和尚献计 阁老府小姐殉情 .....	347
第三十七章	作茧自缚 兴师动众	张方平罢官歇仕 曹太后立意选妃 .....	356
第三十八章	人祸天灾 内外交困	宋神宗恶诏罪己 王安石怒辞相位 .....	365
第三十九章	反攻倒算 帝崩臣死	司马光尽废新法 苏子瞻凭吊临江 .....	375





# 第一章

## 边关告急 辽军初犯岳峰山 病入膏肓 英宗临危点新君

呼延玉身为大宋朝边境军事重镇岳峰山方面的重要将领，乃是元帅上官杰手下为数不多可以独挡一面的战将。呼延玉人很年轻，不过二十多岁的样子，出身将门，乃是宋初名将呼延赞嫡亲之后。呼家代代有忠良，堪与天波杨府齐名，号称大宋朝历久不衰的精忠之门。这呼延玉自幼熟读兵书，六韬三略，无所不通，更兼秉承嫡传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尤其一对祖传钢鞭更是威风八面，鲜有敌手，堪称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也是枢密院里挂了号的久战宿将。正因如此，文彦博一看他不召而回，便知定是边关有事。待到呼延玉一口气将辽军突袭岳峰山，上官杰损兵折将后退五十里才将军队暂时稳住的紧急军情款款道来，文彦博原本冻得通红的鼻尖上竟然急出了汗水。

原来，这岳峰山本是宋辽两国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军事分界线上最突出的一个点。也是冀东一带宋军经营日久的战略要塞。早些年时，宋辽两军围绕岳峰山曾几经争夺，直到“渊澶之盟”签定以后，有了大宋每年的百万岁币，辽军这才算是放弃争夺。又因此地奇石棱嶒，易守难攻，宋军元帅上官杰便将大营安扎在此，并沿岳峰山一字排开，连同附近十几座山头连成一线，形成首尾呼应、互为犄角之势。

要说上官杰、呼延玉均乃一代名将，手下军卒自是训练有素，若是辽军正面来攻，要想撼动岳峰山几近说梦。但事有凑巧，偏偏一连几年中原地区灾害不断，非涝即旱，绝收连年，军民人等吃饭都成了问题，那还有能力继续支付每年贡辽和西夏的岁币以及茶叶、锦帛。而这一来，就给辽军，尤其是他的统帅耶律仁先提供了到宋营催要岁币，实则观察侦测宋军阵地虚实之借口。这些日子以来，辽军中号称足智多谋的大将肖禧肖老三便拿着大辽道宗皇帝和大元帅耶律仁先的书信数次往来宋营，催要岁币。上官杰、呼延玉二人明知此人来者不善，却又不得不遵照朝廷一切以安定为核心，尽量避战，不惜代价的方针，处处让着辽方，几经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由宋军从原本并不富裕的粮草中拨出粮食一万石，马草十万斤来供辽军过冬暂用，而辽军则答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放弃“借道岳峰山，到东京催讨岁币”的要求。就在前日，肖老三带领人马把这粮草刚刚取走，双方交接，车来驮往，一直折腾到月上东方，寒凝大地。眼看着肖老三的马队从山路上远远离去，呼延玉才将紧提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打马折回上官杰的中军大帐。

上官杰见呼延玉一身轻松的样子，问道：“走了？”

“走了。”呼延玉答道。

“总算走了。”上官杰感慨。二人言语不多，却在字里行间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因为他们彼此都深知对方的处境与压力。辽军寻衅骚扰，朝廷不许言战，天气突变寒冷，而冬装迟迟不到。军中粮草已是紧缺，却又不得不从自己身上挖出肉来滋补敌人。个中滋味，实是千般酸楚，万般苦痛，非事中人难以尽言。

“阿玉，你也忙乎多日了。来，今夜本帅违个例，与你就在营中少饮几杯，一来为你驱驱寒气，暖暖身子，二来也把近期军中之事商议一番、理个头绪。喝完酒，二日天明你还得辛苦一趟，亲往东京去找文相求援。无论如何，发点粮草和冬装过来。”

“是啊，大元帅，我看营中存粮，怕是仅够一月之数。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辽军眼下算是打发走了，可万一他隔几天再来讨债，我等又拿什么去支应他们……”

言语之间，侍卫已摆上四碟小菜、一壶热酒，将帅二人便在那小小木炭火旁边边饮边聊，一叙愁肠。令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那位驮着粮草下山回营的肖禧肖老三却并不曾闲着，也就在夜半时分，肖老三亲任前锋，辽军大帅耶律仁先和勇将韩将军坐镇中军，十万铁骑，人不喊、马不嘶，旗不展、鼓不鸣，就在这朦朦薄雾之中，宛如一股涌动的铁流，滚动在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之上。两个时辰以后，这股铁流已经悄悄地漫过了山野，涌到宋军沿岳峰山主峰一溜排开的十几座大营。

而此时的宋军大寨里，缺少冬装的宋军官兵们正裹着破旧的棉袍，瑟缩在营寨里享受着仅存的温暖，就连各营本该值守巡夜的哨兵也因为日间大家都眼看辽军心满意足驮走粮草而以为起码在一段时间以内不会再找麻烦而放松了警惕，十有八九躲在帐中取暖，剩下一两个呆在外面的也是哆哆嗦嗦、心不在焉。直到偷袭的辽军把刀架在脖子上时才如梦方醒，却是已经悔之不及。也就在这个时候，宋军中军大帐里，上官杰与呼延玉已经喝光了那一壶热酒，二人正在商议天明以后呼延玉回京求援的具体事项。

上官杰道：“阿玉，最好是你和文相一起面圣，把这边的情况讲个透彻。尤其是耶律仁先这封书信一定要交给文相。”说着，将一封烫了火漆的信交给呼延玉。

呼延玉收好信，伸伸胳膊，舒展一下腰身道：“元帅，文相这边好说话，面见圣上怕是难哩，听说圣上已经有一阵子不上朝了……”

正当这时，一阵呐喊之声从远处传来，紧接着，就有人喊道：“不好了，辽军进寨了！”“快跑啊，辽军过来了。”

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令上官杰与呼延玉二人不由噌地从坐椅上蹦起，手中宝剑也同时呛啷出鞘。然后二人一个箭步蹿到帐外，再细看时，此时的岳峰山上，绵延十里的几个大寨已完全陷入一片连天喊杀与冲天大火之中。

“阿玉，不要慌乱，且随我到鹰嘴崖上观敌瞭阵。”上官杰说得轻松，呼延玉的头脑也瞬时冷静下来，喊一声：“中军卫队，跟上！”便向不远处的鹰嘴崖赶去。

再说辽军方面，在大辽国“天下兵马都招讨”大元帅耶律仁先的计划里面，这岳峰山迟早是他的必争之地。盖因此山，尤其是鹰嘴崖，居高临下，雄视几十年来被宋辽两军几度争夺的冀东十六县一带。可以说，谁控制了岳峰山，谁就控制了16县。然而，耶律仁先想自归想，可是由于这岳峰山宋军主帅上官杰乃是一代名将，加之更有文武全才的呼延玉为其臂膀，辽军几经试探，软磨硬攻，总是难得一逞。十多年来，岳峰山宋军阵地可谓固若金汤。岳峰山的崎岖山路、岳峰山的险要





地形，早已在耶律仁先等人的心中刻下了恐怖的烙印。好在天假其便，也该耶律仁先时来运转。大宋朝连续数年非旱即涝，屡遭天灾，原定缴纳大辽的岁币久欠不缴，耶律仁先与他的智囊，也是大辽国平南大元帅帐下专事情报工作的肖禧肖老三将军精心策划，以催要岁币为名，打着白旗上山和上官杰谈判，同时也邀宋军代表下山谈判。如此往返数次，那肖禧将山上宋军各处的军机险要烂熟于胸，末了，这才带人马又将宋军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粮草搬运下山。

宋军以为，肖老三连日奔波，带人将粮草搬走，该得的便宜都得了，好歹也该歇息歇息，这两军阵前，也该有段平安日子了。可他们哪里知道，所有这一切，早在耶律仁先和肖老三的谋划之中，肖老三将运粮的马队刚一带回大营，调转马头就成了辽军偷袭宋军的向导与前锋。在他的亲自带领下，一个个翻穿皮袄的辽军大兵仅仅两个时辰就几乎兵不血刃地踏进了昔日想都不敢想的宋军营寨。

轻风吹过，东方的太阳从浓云中跳了出来。这时，在距鹰嘴崖不过数百丈之遥的一座山头上，一面“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耶律”的紫红色大旗下，手不提枪，腰不悬剑的辽军大帅耶律仁先披一件白色斗篷，戴一顶完全汉化的白色皮帽，端坐马上，正向虎臂熊腰，剑眉倒竖，头上插着两支雕翎的大辽国第一勇将韩延昌发布命令：“二弟，你看仔细了，对面那奇峰兀起之处便是鹰嘴崖，地势险要，非比寻常。然宋军主帅上官杰必在此间。吾弟当小心谨慎，以正面佯攻为假相，侧翼奇袭为主攻，一举拿下鹰嘴崖，活捉上官杰。不然，咱们这个仗就不算全胜。”

韩延昌牛眼一瞪，嚷嚷道：“大哥，罗嗦什么？那个南蛮元帅，一刀砍了省事。捉来还得管饭，多麻烦呀！”

耶律仁先也不生气，只微微一笑道：“二弟，我的韩将军，叫你活捉，你便活捉，千万不要伤害了他。这里面的学问，你以后会懂的。别想不通。军令如山，啊！”

韩将军似懂非懂。大大咧咧道：“行了，行了，反正听大哥你的。你说不杀就不杀。”说着，飞身上马，扬鞭一挥，跨下黄骠马一声长嘶，如箭之离弦，飞了出去。他的身后，是一千多铁骑精锐。刀光剑影、势如洪流，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冰天雪地中内现出一幅森然的画图。

再说宋军一方，与韩延昌杀奔鹰嘴崖的同时，鹰嘴崖上，上官杰与呼延玉的身边已经聚集了六七百名衣甲不整，血染征袍的将士。上官杰手搭凉棚，四处眺望，最后手指对面山头上一面紫色的大旗道：“各位将军，看见了吗？那大旗之下，定是耶律仁先本人所在。这一次辽军势众，有备而来，目前我各寨各部均已陷入重围，若是死打硬拼，于我极为不利。当今之计我们只能采取非常战法，以求突破重围，卷土重来。”

众将纷纷表态：

“大元帅，我们就听你的了。”

“大元帅，大丈夫男子汉，血染疆场只求杀敌立功，你快下命令吧。”

“大元帅，本部愿做敢死队，为全军冲开一条血路。”

……

“唉，唉，”上官杰一边摇头，一边板下脸孔道：“各位，这是什么话？形势没到非死拼不可的时候嘛。且听本帅安排，自有破敌良策。”上官杰想一下，手指呼延玉

道：“呼延将军，方才我的话听明白了吗？”

呼延玉道：“大元帅的意思是擒贼擒王，末将带一百精兵，从后山折了他的帅旗，不愁贼兵不自乱，我军则可趁乱出击，趁势突围。”

上官杰高兴地一拍呼延玉的肩膀道：“好！呼延将军堪当此任。现在你立刻出发，本帅这里也将主动出击，以期吸引辽军注意，待你那边将辽军帅旗一倒，我便率军突围。”

远处，两军激战，处处呈现焦着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互不相让，这里，呼延玉与上官杰双手紧握，道一声：“元帅保重！”便上马而去，一百骑快马如风之随，紧跟其后。

再说韩延昌，一路杀奔而来，一把大刀飞舞，如轮之转，如风之吼，一连三个宋军将领与他过招，均不过三个回合便被斩于马下。韩将军所到之处，很快便成为一片开阔地带。胜利的喜悦与得意的自豪洋溢在他的脸上，禁不住回头对手下几个将领道：“没劲、没劲，就这么几个鸡巴蛮子，还不够我老韩磨刀呢。”

将领们纷纷点头恭维：“将军神勇，天下无敌，宋军哪是对手。”

“将军乃关公再世，岂是凡人可比。”

这句话送到了韩将军心坎上。手一挥，停下马来，把将领们往近前招呼道：“嘿，这下你小子们可说对了。有位得道高僧给本将军相面，说咱家正是关老爷转生，哈哈，懂了吧。咱家就是要给我大哥打天下，抢江山，到时候，少不了你小子们弄个官儿干干。”

众将领又一番点头称是。突然就有人大叫一声：“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耶律大帅的帅旗倒了，我们该不是上了宋军的当，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吧。”

这议论与喊声同样吸引了韩将军的注意，回头一看，果然不见了那紫红色的大旗，而隐约之间，倒是那片山头上的喊杀声突然高涨起来。

“不行！不行！快，随我回去救援大帅。”韩将军看也不看近在咫尺的鹰嘴崖，调转马头就要增援。

一位年轻将领犹豫片刻，最终心一横赶上前去冲韩将军劝道：“将军，大元帅给我们的任务是拿下鹰嘴崖，活捉上官杰。如今这上官杰近在眼前，咱们不能错失良机啊！”

“什么鸡巴上官下官，这世界还有什么比我大哥更重要的吗？”说着，调转马头，狠狠抽上一鞭，黄骠马一声长嘶，引领那上千铁骑又如旋风般刮了回去。只有那位年轻的将领与几个同伴极不情愿地瞪了瞪眼，吐吐舌头，慢腾腾地落在后面。

眼看韩将军的铁骑如潮而来，又如潮而退，上官杰果断下令：“各部立即后撤五十里，向大洼地一带集结。撤！”

当呼延玉将岳峰战斗的情况约略讲过一遍后，福宁殿外的两位朝廷重臣显然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二人对视片刻，凝滞无语。这时，呼延玉方想起什么似地，在自己身上乱摸一遍，好不容易才摸出那封烫了火漆的信来交给文彦博道：“文老相国，就是这封信，也不知都说了些什么。”

文彦博接过信，与韩琦一道将信轻轻打开，然后又一道小心看去。谁知不看





则已，一看此信，眉头便立刻起了个“川”字，牙关咬得“咯咯”作响，牙缝中绷出了四个字来：“欺人太甚！”

韩琦却一脸镇静道：“宽夫兄，生那门子气？要说么，这大辽催要岁币也是应该的。谁让咱们欠上人家了呢？可话又说回来，咱朝廷又哪来那么多银子给人？看来，实在不行只好加一次秋赋，也能打闹百十万两银子，或许可以补补这个窟窿。”

文彦博脸一沉道：“圭稚兄，这么大的事，你我能做得了主吗？还是让圣上知道一下吧。唉，要是有个太子就好了。”一边感慨，一边又对呼延玉说：“玉侄儿，你先回枢密院歇息，等我消息。看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圭稚兄哪，要不，咱两再闯一次宫……”

文彦博要拉韩琦闯宫，而福宁殿里的主人则因为老臣韩琦文彦博审视般的探病弄得百般不快之后好不容易轻松了下来。

此时的英宗皇帝，瘦骨伶仃，面色苍白，虽仅三十六岁，看气色倒有八十三岁，一点儿也没有像他的帝号那“英明君主”的架势。此时此刻，已经嘴不能言语、脚不可蹬地的他正在接受一个太医的针灸治疗。从头到脚，皇帝的十八个穴位上插满了银针。稍顷，一太监进来，身后跟着两位美艳绝伦的女子。太监脸带媚笑，走进皇帝，贴近了对英宗道：“万岁爷，这就是昨日从樊楼找来的迎红艳红，王太医说，圣上需用彩红冲喜，这不就找来了。”

英宗点点头，又对针灸的太医摆摆手，太医也不敢说那针醒到没有，只是忙把银针一根根麻利地吸起，叹一口气，走了。这一边，太监则对二位女子道：“还不好好伺候皇上？弄好了，留下你们就是皇家人了，八辈子修来的福啊。快，脱呀，这些还用咱家教你们？”

二女子默默脱掉上衣，露出洁白一身嫩肉。某种力量突然升腾，英宗苍白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双臂竟然伸开，将二女子轻轻揽入怀中。不过，虽然在二位女子看来，皇帝的抚摩只不过犹如轻风拂面一般，但英宗头上的汗珠却已经刷刷掉了下来，而连声的咳嗽又迫使他的双臂垂了下来。好在那二位女子年纪虽小却十分懂事，不愧个中老手。那迎红俯下身去，用纤纤玉手给神宗做起了按摩；而艳红则用手轻敲着英宗的大腿根。英宗艰难的脸上再次露出难得的笑意，目光也由迎红的明眸俊脸转向卧榻之侧的柜子上写着“回春丹”三字的盒子上。

恰在此时，“吱扭扭”一阵沉重的开门声，使得英宗意识到有人进宫了。他不由下意识地目送迎红艳红挪开那盒子，可二位女子裸露的上身却全然暴露在二位老臣面前，直逼得韩琦、文彦博二人以手遮眼，也使得贵为天子，可以目空一切的皇帝感到几分尴尬，无奈只好撇撇嘴，让那迎红艳红双双退下。

英宗皇帝尽力缓缓精神，以无奈而无神的目光看着二位重臣，又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巴，摇摇头，意思是：你们二位刚走，怎么又来了，莫非有什么大事非寡人不能独断吗？文韩二人自然知道皇上的意思，文彦博趋前一步，一边下跪一边道：“陛下，臣自幼略通医术，望闻问切，也还自感有些道行，既然这些太医不行，莫若让臣为陛下把把脉，或许有什么偏方可保陛下龙体安康。这也实是为陛下着想，故尔臣二人去而复来，只求略表忠耿寸心也。”说着也就俯下身去，趁势抓过英宗的左手，颇似认真地切起脉来。





英宗只顾眨眼，并无任何表示。文彦博双目紧闭，心中却想看来圣上果真今不保明，朝不保夕了。立嗣之议今日是非解决不可了。陛下呀，非是老臣逼宫弄权，实是你让女色将龙体淘空了呀！

就在太监为韩琦、文彦博上座端茶的当儿，文彦博切脉已告一段落。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一种欣慰的口气奏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以臣看来，陛下只是心脉过累，阴肾略虚，加上偶染风寒，冲了六经，失语数月也属正常。决非不活之症。但陛下若要根治此病，必须静心疗养，不为杂念所侵，不为尘世所冲。再吃上臣十剂汤药，三月以内，可保康复。只是……”

早在一旁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的韩琦这时及时跟进、先是倒地叩首，而后奏道：“陛下，文相国祖传良医，早有所闻，今日听宽夫兄为圣上把脉后这一番言语，臣的心也就放下来了。只是，陛下既要静养，就不能再让朝政缠身。而我皇欠安以来，已是三月不朝，国家积弊甚多，本已刻不容缓。日前西夏李氏催要我朝欠其岁币，发兵掠我边民，抢我牛羊。西北未定，今日又报大辽铁骑十万，突然攻占我岳峰山要塞，并且还给陛下您发来通牒，道是若然三月之内不能缴上百万岁币，就要我方以冀东十六县为代价割地求和。”

文彦博也不含糊，适时将呼延玉带回的那封耶律仁先的加急信件呈了上去。英宗强打精神，不看则已，只一看而不及数行便大声咳嗽起来，深身颤抖，竟不能止。急得韩琦和一帮太监宫女束手无策，竟要派人去传众太医和皇后来以便料理不测。还是文彦博有办法，斥退众人，只在英宗背上猛击一掌，便使病人膏肓的皇帝暂时平息下来，也使乱成一团的众人安静下来。

文彦博一边命太监给皇帝递上热水，给英宗喂上，一边继续道：“陛下，为了我主圣体安康，为防中外惶惑，猜疑顿生，更为吾主悉心调养，臣等冒死请谏，今日之事，还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宽人心，慑中外，如此则国家甚幸矣，吾主无忧矣。”

宋英宗虽是沉痾人体，但如此敏感的事情还是一点就明的。心中伤感，不由泪如泉涌，这倒把跪在地上的韩琦、文彦博给吓了一跳，一时间只顾叩头，口中念念有词：“臣二人罪该万死，臣二人罪该万死！”

倒是英宗自己先收住了泪，用手指指搁在一边的文房四宝。二位老臣赶忙起身，有太监已把纸墨笔砚摊开捧上。韩琦、文彦博走到英宗病榻前，将他轻轻扶起，只见英宗抖擞精神，拿起笔来，使尽全身力气写下了“立颖王顼为皇太子”八个字。那太子的子字还未写完最后一笔，就见皇帝手一松，那笔跌落地下，墨迹散开，顿见点点香墨，化作团团泣血。

在位不满四年的宋英宗归天了。

丧钟长鸣。紧闭的皇城大门打开了，又闭上了，只是红色变成了白色。飞驰的报丧队伍出城了，一色白马，不许偶有杂毛，马队所到之处，地上一片黄尘，头顶一片白花。从大路，到小路，马队分开，而后变成了一匹匹单骑，飞向王土所在的每一个角落。

大内的卫士们换岗了，一队队，卸下金盔金甲，换上银甲银盔，白色的旗幡之下，拱卫着白色的甲兵。

